全唐文/卷055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　卷五百五十六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韓愈十

送楊少尹序

昔疏廣、受二子以年老，一朝辭位而去，於《昌黎文鈔》作「于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於」。時公卿設供張，祖道都門外，車數百兩，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，共言其賢。漢史既傳其事，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《全唐文》作「跡」，《昌黎文鈔》作「迹」。，至今照人耳目，赫赫若前日事。國子司業楊君巨源，方以能詩訓後進，一旦以年滿七十，亦白丞相去歸其鄉。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，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？

予忝在公卿後，遇病不能出，不知楊侯去時，城門外送者幾人？車幾兩？馬幾匹？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？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《昌黎文鈔》作「蹤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踪」。跡否？不落莫否？見今世無工畫者，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。然吾聞楊侯之去，丞相有愛而惜之者，白以為其都少尹，不絕其祿，又為歌詩以勸之，京師之長於詩者，亦屬而和之。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，有是事否？古今人同不同，未可知也。

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，罷則無所於歸。楊侯始冠，舉於其鄉，歌《鹿鳴》而來也。今之歸，指其樹曰：「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，某水某邱《昌黎文鈔》作「丘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邱」。吾童子時所釣遊也。」鄉人莫不加敬，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。古之所謂「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」者，其在斯人歟，其在斯人歟！

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

六年冬，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，公卿廷議，以轉運使不得其人，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，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。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，脫其桎梏，給耒耜與牛，使耕其傍便近地，以償所負，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。吏得去罪死，假種糧，齒平人有以自效，莫不涕泣感奮，相率盡力以奉其令，而又為之奔走經營，相原隰之宜，指授方法。故連二歲大熟，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，而私其贏餘，得以蘇息，軍不復饑。君曰：「此未足為天子言。請益募人為十五屯，屯置百三十人，而種百頃，令各就高為堡。東起振武，轉而西過雲州界，極於中受降城，出入河山之際，六百餘里，屯堡相望，寇來不能為暴，人得肆耕其中，少可以罷漕輓之費。」朝廷從其議，秋果倍收，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。

八年，詔拜殿中侍御史，錫服朱銀《昌黎文鈔》作「朱金銀緋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朱銀」字。。其冬來朝，奏曰：「得益開田四千頃，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。田五千頃，法當用人七千，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，為戰守備，因可以制虜《昌黎文鈔》作「靖邊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制虜」。，庶幾所謂兵農兼事，務一而兩得者也。」大臣方持其議。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，開口望哺，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，乘沙逆河，遠者數千里，人畜死，蹄踵交道，費不可勝計。中國坐耗，而邊吏恒苦食不繼。今君所請田，皆故秦漢時郡縣地，其課績又已驗白，若從其言，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。今天子方舉羣策，以收太平之功，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，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？君又何憂？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：侍御韓君前領三縣，紀綱二《昌黎文鈔》作「三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二」。州，奏課常為天下第一。行其計於邊，其功烈又赫赫如此。使盡用其策，西北邊故所沒地，可指期而有也。聞其歸，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，而屬余《昌黎文鈔》作「予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余」。為序。

送權秀才序

伯樂之廄多良馬，卞和之匱多美玉，卓犖瑰怪之士，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！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，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，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。權生之貌，固若常人耳。其文辭引物連類，窮情盡變，宮商相宣，金石諧和，寂寥乎短章，舂容乎大篇，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。愈常觀於皇都，每年貢士至千餘人，或與之遊，或得其文，若權生者，百無一二焉。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，重之以吳縣之知，其果有成哉！於是咸賦詩以贈之。

送湖南李正字序

貞元中，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，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，日為酒殺羊享賓客，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、習文辭，以舉進士為業。愈於太傅府年最少，故得交李生父子間《昌黎文鈔》作「間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閒」。。公薨軍亂，軍司馬、從事皆死，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。其後五年，愈又貶陽山令。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，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，亦留此掌其府事。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。於時太傅府之士，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巢《昌黎文鈔》無「巢」字。獨存，其外則李氏父子，相與為四人。離十三年，幸而集處，得燕而舉一觴相屬，此天也，非人力也。侍御與周君，於今為先輩成德，李生溫然為君子，有詩八百篇，傳詠於時。惟愈也業不益進，行不加修，顧惟未死耳。往拜侍御，謁周君，抵李生，退未嘗不發媿也。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，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，聚而館之，疏遠畢至，祿不足以養。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，其勢不可得已也。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，愈最故，故又為序云。

送石處士序

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，求士於從事之賢者。有薦石先生者，公曰：「先生何如？」曰：「先生居嵩、邙、洛、穀之間，冬一裘，夏一葛，食朝夕飯一盂，蔬一盤。人與之錢則辭，請與出遊《昌黎文鈔》作「游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遊」。，未嘗以事辭，勸之仕不應。坐一室，左右圖書。與之語道理，辨古今事當否，論人高下，事後當成敗，若河決下流而東注，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，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，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。」大夫曰：「先生有以自老，無求於人，其肯為某來耶？」從事曰：「大夫文武忠孝，求士為國，不私於家。方今寇集於恒，師環其疆，農不耕收，財粟殫亡。吾所處地，歸輸之塗，治法征謀，宜有所出。先生仁且勇，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，其何說之辭！」於是譔書詞，具馬幣，卜日以授使者，求先生之廬而請焉。

先生不告於妻子，不謀於朋友，冠帶出見客，拜受書禮於門內。宵則沐浴，戒行事《昌黎文鈔》作「李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事」。，載書冊，問道所由，告行於常所來往。晨則畢至，張上東門外。酒三行，且起，有執爵而言者曰：「大夫真能以義取人，先生真能以道自任，決去就。為先生別。」又酌而祝曰：「凡去就出處何常，惟義之歸。遂以為先生壽。」又酌而祝曰：「使大夫恒無變其初，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，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，無味於諂言，惟先生是聽，以能有成功，保天子之寵命。」又祝曰：「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，而私便其身圖。」先生起拜祝辭曰：「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。」於

是東都之人士，咸知大夫與先生，果能相與以有成也。遂各為歌詩六韻，退，愈為之序云。

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

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。夫冀北馬多天下，伯樂雖善知馬，安能空其羣耶？解之者曰：吾所謂空，非無馬也，無良馬也。伯樂知馬，遇其良，輒取之，羣無留良焉。苟無良，雖謂無馬，不為虛語矣。

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。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，洛之北涯曰石生，其南涯曰溫生。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，以石生為才，以禮為羅，羅而致之幕下。未數月也，以溫生為才，於是以石生為媒，以禮為羅，又羅而致之幕下。東都雖信多才士，朝取一人焉，拔其尤，暮取一人焉，拔其尤：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，與吾輩二縣之大夫，政有所不通，事有所可疑，奚所諮而處焉？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，誰與嬉遊？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？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，無所禮於其廬。若是而稱曰：大夫烏公一鎮河陽，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，豈不可也？夫南面而聽天下，其所托《昌黎文鈔》作「託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托」。重而恃力者，惟相與將耳。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，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，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。

愈縻於茲，不能自引去，資二生以待老；今皆為有力者奪之，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？生既至，拜公於軍門，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，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。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，愈因推其意而序之。

送鄭尚書序

嶺之南，其州七十，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，其四十餘分四府，府各置帥，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。大府始至，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，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。歲時必遣賀問，致水土物。大府帥或道過其府，府帥必戎服，左握刀，右屬弓矢，帕首袴韈迎郊。及既至，大府帥先入據館，帥守屏，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；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，乃敢改服，以賓主見；適位執爵皆興拜，不許乃止，虔若小侯之事大國。有大事，諮而後行。隸府之州，離府遠者至三千里，懸隔山海，使必數月而後能至。蠻夷悍輕，易怨以變，其南州皆岸大海，多洲島，颶風一日踔數千里，漫瀾不見蹤跡。控御失所，依險阻，結黨仇，機毒矢以待將吏，撞搪呼號以相和應，蜂屯蟻雜，不可爬梳，好則人，怒則獸。故常薄

其征入，簡節而疏目，時有所遺漏，不究切之，長養以兒子；至紛不可治，乃草薙而禽獮之，盡根株痛斷乃止。其海外雜國，若耽浮羅、流求、毛人、夷亶之州，林邑、扶南、真臘、於陀利之屬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，或時候風潮朝貢，蠻胡賈人舶交海中。若嶺南帥得其人，則一邊盡治，不相寇盜賊殺，無風魚之災，水旱癘毒之患，外國之貨日至，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，不可勝用。故選帥常重於他鎮，非有文武威風、知大體、可畏信者，則不幸往往有事。

長慶三年四月，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。鄭公嘗以節鎮襄陽，又帥滄景德棣，歷河南尹、華州刺史，皆有功德可稱道。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。家屬百人，無數畝之宅，僦屋以居，可謂貴而能貧，為仁者不富之效也。及是命，朝廷莫不悅。將行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，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，以慰公南行之思。韻必以來字者，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。

送鄭十校理序

秘書，御府也。天子猶以為外且遠，不得朝夕視，始更聚書集賢殿，別置校讎《昌黎文鈔》作「讐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讎」。官，曰學士、曰校理。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，其他學士皆達官也，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；苟在選，不計其秩次，惟所用之。由是集賢之書盛積，盡秘書所有，不能處其半；書日益多，官日益重。四年，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，人皆曰：是宰相子，能恭儉守教訓，好古義施於文辭者，如是而在選，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。愈為博士也，始事相公於祭酒；分教東都生也，事相公於東太學；今為郎於都官也，又事相公於居守：三為屬吏，經時五年，觀道德於前後，聽教誨於左右，可謂親薰而炙之矣。其高大遠密者，不敢隱度論也；其勤己而務博施，以己之有，欲人之能，不知古君子何如耳。今生始進仕，獲重語於天下，而慊慊若不足，真能守其家法矣。其在門者，可進賀也。求告來寧，朝夕侍側，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。於其行日，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，竊載酒殽，席定鼎門外，盛賓《昌黎文鈔》作「賨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賓」。客以餞之。既醉，各為詩五韻，且屬愈為序。

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

今之天下之鎮，陳留為大。[1]屯兵十萬，連地四州，[2]左淮右河，抱負齊楚，濁流浩浩，舟車所同。故自天寶已來，當藩垣屏翰之任，[3]有弓矢斧鉞之權，皆國之元臣，天子所左右。其監統中貴，必材雄德茂，榮耀寵光，能俯達人情，仰喻天意者，然後為之。

故我監軍俱公，輟侍從之榮，受腹心之寄，奮其武毅，張我皇威，遇變出奇，先事獨運，偃息談笑，危疑以平。[4]天子無東顧之憂，方伯有同和之美。十三年春，將如京師，相國隴西公，飲餞於青門之外，[5]謂功德皆可歌之也。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。詩曰：

奉使羌池靜，臨戎汴水安。[6]

沖天鵬翅闊，報國劍芒寒。

曉日驅征騎，春風詠采蘭。[7]

誰言臣子道，忠孝兩全難。

送浮屠令縱西遊序

其行異，其情同，君子與其進可也。令縱釋氏之秀者，又善為文，浮遊徜徉，跡接天下。藩維大臣，文武豪士，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，往造其門下。其有尊行美德，建功樹業，令縱從而為之歌頌，典而不諛，麗而不淫，其有中古之遺風與？乘間致密，促席接膝，譏評文章，商較人士，浩浩乎不窮，愔愔乎深而有歸，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。其來也雲凝，其去也風休。方歡而已辭，雖義而不求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，盍賦詩以道其行乎？

張中丞傳後敘

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，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，得李翰所為《張巡傳》。翰以文章自名，為此傳頗詳密。然尚恨有闕者：不為許遠立傳，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。

遠雖材若不及巡者，開門納巡，位本在巡上。授之柄而處其下，無所疑忌，竟與巡俱守死，成功名；城陷而虜，與巡死先後異耳。兩家子弟材智下，不能通知二父志，以為巡死而遠就虜，疑畏死而辭服於賊。遠誠畏死，何苦守尺寸之地，食其所愛之肉，以與賊抗而不降乎？當其圍守時，外無蚍蜉蟻子之援，所欲忠者，國與主耳；而賊語以國亡主滅，遠見救援不至，而賊來益眾，必以其言為信。外無待而猶死守，人相食且盡，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，遠之不畏死亦明矣。烏有城壞其徒俱死，獨蒙愧恥求活？雖至愚者不忍為。嗚呼！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？

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。以此詬遠，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。人之將死，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；引繩而絕之，其絕必有處；觀者見其然，從而尤之，其亦不達於理矣。小人之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，如是哉！如巡、遠之所成就，如此卓卓，猶不得免，其他則又何說。

當二公之初守也，寧能知人之卒不救，棄城而逆遁？苟此不能守，雖避之他處何益？及其無救而且窮也，將其創殘餓羸之餘，雖欲去，必不達。二公之賢，其講之精矣。守一城，捍天下，以千百就盡之卒，戰百萬日滋之師，蔽遮江淮，沮遏其勢，天下之不亡，其誰之功也！當是時，棄城而圖存者，不可一二數，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，不追議此，而責二公以死守，亦見其自比於逆亂，設淫辭而助之攻也。

愈嘗從事於汴、徐二府，屢道於兩府間，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。其老人往往說巡、遠時事，云：「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，賀蘭嫉巡、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，不肯出師救。愛霽雲之勇且壯，不聽其語，強留之，具食與樂，延霽雲坐。霽雲慷慨語曰：『雲來時，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。雲雖欲獨食，義不忍，雖食，且不下咽。』因拔所佩刀斷一指，血淋漓，以示賀蘭。一座大驚，皆感激為雲泣下。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，即馳去，將出城，抽矢射佛寺浮圖，矢著其上磚半箭，曰：『吾歸破賊，必滅賀蘭，此矢所以志也！』愈貞元中過泗州，船上人猶指以相語：「城陷，賊以刃脅降巡，巡不屈。即牽去，將斬之，又降霽雲，雲未應，巡呼雲曰：『南八，男兒死耳，不可為不義屈！』雲笑曰：『欲將以有為也。公有言，雲敢不死？！』即不屈。」

張籍曰：「有于嵩者，少依於巡；及巡起事，嵩常在圍中。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，嵩時年六十餘矣。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，好學，無所不讀。籍時尚小，粗問巡、遠事，不能細也。云：巡長七尺餘，鬚髯若神。嘗見嵩讀《漢書》，謂嵩曰：『何為久讀此？』嵩曰：『未熟也。』巡曰：『吾於書讀不過三遍，終身不忘也。』因誦嵩所讀書，盡卷不錯一字。嵩驚，以為巡偶熟此卷，因亂抽他帙以試，無不盡然。嵩又取架上諸書，試以問巡，巡應口誦無疑。嵩從巡久，亦不見巡常讀書也。為文章操紙筆立書，未嘗起草。初守睢陽時，士卒僅萬人，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，巡因一見問姓名，其後無不識者。巡怒，鬚髯輒張。及城陷，賊縛巡等數十人坐，且將戮。巡起旋，其眾見巡起，或起或泣。巡曰：『汝勿怖。死，命也。』眾泣，不能仰視。巡就戮時，顏色不亂，陽陽如平常。遠寬厚長者，貌如其心，與巡同年生，月日後於巡，呼巡為兄，死時年四十九。嵩貞元初死於亳、宋間。或傳嵩有田在亳、宋間，武人奪而有之，嵩將詣州訟理，為所殺。嵩

無子。」張籍云。

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

與眾樂之之謂樂，樂而不失其正，[8]又樂之尤也。[9]四方無鬥爭金革之聲，京師之人既庶且豐，天子念致理之艱難，樂居安之閑暇，肇置三令節。[10]詔公卿群有司，至於其日，率厥官屬，[11]飲酒以樂，所以同其休，宣其和，感其心，成其文者也。

三月初吉，實惟其時，司業武公，[12]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，列燕於祭酒之堂，樽俎既陳，肴羞惟時，酸咢序行。[13]獻酬有容，歌風雅之古辭，斥夷狄之新聲，褒衣危冠，與與如也。[14]有儒一生。[15]魁然其形，抱琴而來，歷階以升。[16]坐於樽俎之南，鼓有虞氏之《南風》，[17]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。[18]優遊夷愉，廣厚高明，追三代之遺音，想舞雩之詠嘆，及暮而退，皆充然若有得也。[19]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，命屬官咸作之，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。

荊潭唱和詩序

從事有示愈以《荊潭唱和詩》者，愈既受以卒業，因仰而言曰：夫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思之聲要妙；讙愉之辭難工，而窮苦之言易好也。是故文章之作，恒發於羈旅草野；至若王公貴人，氣滿志得，非性能而好之，則不暇以為。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，統郡惟九；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：德刑之政並勤，爵祿之報兩崇。乃能存志乎詩書，寓辭乎詠歌，往復循環，有唱斯和，搜奇抉怪，雕鏤文字，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厘分寸，鏗鏘發金石，幽眇感鬼神，信所謂材全而能巨者也。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，屬而和之，苟在編者，咸可觀也，宜乎施之樂章，紀諸冊書。從事曰：「子之言是也。」告於公，書以為《荊潭唱和詩序》。

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

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，人謂韋侯美士，考功顯曹，盛山僻郡，奪所宜處，納之惡地，以枉其材，韋侯將怨且不釋矣。或曰：不然。夫得利則躍躍以喜，不利則戚戚以泣，若不可生者，豈韋侯謂哉？韋侯讀六藝之文，以探周公、孔子之意，又妙能為辭章，可謂儒者。夫儒者之於患難，苟非其自取之，其拒而不受於懷也，若築河隄以障屋霤；其容而消之也，若水之於海，冰之於夏日；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，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，

蟲飛之聲；況一不快於考功、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！

未幾，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，其意方且以入谿谷，上岩石，追逐雲月，不足日為事。讀而歌詠之，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，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腐也。於時應而和者凡十人。及此年，韋侯為中書舍人，侍講六經禁中〈（處厚）〉。和者通州元司馬〈（稹）〉為宰相，洋州許使君〈（康佐）〉為京兆，忠州白使君〈（居易）〉為中書舍人，李使君〈（景儉）〉為諫議大夫，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，溫司馬〈（造）〉為起居舍人，皆集闕下。於是《盛山十二詩》與其和者，大行於時，聯為大卷，家有之焉；慕而為者將日益多，則分為別卷。韋侯俾余題其首。

石鼎聯句詩序

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，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，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，將過太白，知師服在京，夜抵其居宿。有校書郎侯喜，新有能詩聲，夜與劉說詩。彌明在其側，貌極醜，白鬚黑面，長頸而高結，喉中又作楚語，喜視之若無人。彌明忽軒衣張眉，指爐中石鼎，謂喜曰：「子云能詩，能與我賦此乎？」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，解捕逐鬼物，拘囚蛟螭虎豹。不知其實能否也。見其老，頗貌敬之，不知其有文也。聞此說大喜，即援筆題其首兩句，次傳於喜。喜踴躍，即綴其下云云。道士啞然笑曰：「子詩如是而已乎！」即袖手竦肩，倚北牆坐，謂劉曰：「吾不解世俗書，子為我書。」因高吟曰：「龍頭縮菌蠢，豕腹漲彭亨。」初不似經意，詩旨有似譏喜。二子相顧慚駭，欲以多窮之，即又為而傳之喜，喜思益苦，務欲壓道士，每營度欲出口吻，聲鳴益悲，操筆欲書，將下復止，竟亦不能奇也。畢，即傳道士，道士高踞大唱曰：「劉把筆，吾詩云云。」其不用意而功益奇，不可附說，語皆侵劉、侯。喜益忌之。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，彌明應之如響，皆穎脫含譏諷。夜盡三更，二子思竭不能續，因起謝曰：「尊師非世人也，某伏矣，願為弟子，不敢更論詩。」道士奮曰：「不然。章不可以不成也。」又謂劉曰：「把筆來，吾與汝就之。」即又唱出四十字，為八句。書訖，使讀。讀畢，謂二子曰：「章不已就乎？」二子齊應曰：「就矣。」道士曰：「此皆不足與語，此寧為文耶！吾就子所能而作耳，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。吾所能者，子皆不足以聞也，獨文乎哉！吾語亦不當聞也，吾閉口矣。」二子大懼，皆起，立床下，拜曰：「不敢他有問也，願聞一言而已。先生稱『吾不解人間書』，敢問解何書？請聞此而已。」道士寂然若無聞也，累問不應。二子不自得，即退就座。道士倚牆睡，鼻息如雷鳴。二子怛然失色，不敢喘。斯須，曙鼓動鼕鼕，二子亦困，遂坐睡。及覺，日已上，驚顧覓道士，不見。即問童奴，奴曰：「天且明，道士起出門，若將便旋然。奴怪久不返，即出到門

覓，無有也。」二子驚惋自責，若有失者。閑遂詣余言，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。嘗聞有隱君子彌明，豈其人耶？韓愈序。

鄆州谿堂詩序

憲宗之十四年，始定東平，三分其地，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，鎮其地。既一年，褒其軍號曰「天平軍」。上即位之二年，召公入，且將用之，以其人之安公也，復歸之鎮。上之三年，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，治成制定，眾誌大固，惡絕於心，仁形於色，<立　>心一力，以供國家之職。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，相扇繼變，復歸於舊，徐亦乘勢逐帥自置，同於三方，惟鄆也截然中居，四鄰望之，若防之制水，恃以無恐。然而皆曰：鄆為虜巢且六十年，將強卒武。曹、濮於鄆，州大而近，軍所根柢、皆驕以易怨。而公承死亡之後，掇拾之餘，剝膚椎髓，公私埽地赤立，新舊不相保持，萬目睽睽。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，其功為大，若幽、鎮、魏、徐之亂不扇而變，此功反小。何也？公之始至，眾未孰化，以武則忿以憾，以恩則橫而肆，一以為赤子，一以為龍蛇，憊心罷精，磨以歲月，然後致之，難也；及教之行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，夫叛父母，從仇讎，非人之情，故曰易。

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仆射，封扶風縣開國伯，以褒嘉之。公亦樂眾之和，知人之悅，而侈上之賜也。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，號曰「谿堂」，以饗士大夫、通上下之誌。既饗，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：「公之畜此邦，其勤不亦至乎？此邦之人，累公之化，惟所令之，不亦順乎？上勤下順，遂濟登茲，不亦休乎？昔者人謂斯何，今者人謂斯何？雖然，斯堂之作，意其有謂，而喑無詩歌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。」乃使來請，其詩曰：

帝奠九廛，有葉有年。有荒木條，河岱之間。及我憲考，一收正之。視邦選侯，以公來扈。公來扈之，人始未信。公不飲食，以訓以徇。孰饑無食，孰呻孰歎。孰冤不問，不得分願。孰為邦蟊，節根之螟。羊很狼貪，以口覆城。吹之煦之，摩手拊之。箴之石之，　而磔之。凡公四封，既富以強。謂公吾父，孰違公令。可以師征，不寧守邦。公作谿堂，播播流水。淺有蒲蓮，深有蒹葦。公以賓燕，其鼓駭駭。公燕谿堂，賓校醉飽。流有跳魚，岸有集鳥。既歌以舞，其鼓考考。公在谿堂，公禦琴瑟。公暨賓讚，稽經諏律。施用不差，人用不屈。谿有蓫苻，有龜有魚。公在中流，右詩左書。無我斁遺，此邦是麻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《漢書音義》曰：留本鄭邑，後為陳所並，故曰陳留，今屬汴州。

↑ 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所治，汴宋亳潁四州隸焉。

↑ 屏翰，或作翰屏。

↑ 危疑，或作疑危。

↑ 於，或作於。或無青字。

↑ 或作間，非是。

↑ 束晳《補亡詩》曰：「循彼南陔，言采其蘭。」采蘭以養親也。

↑ 一作節。

↑ 尤一作光。

↑ 《舊史》云：“ 貞元四年九月，詔正月晦日，三月三日，九月九日，三節日。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，追賞為樂。五年正月，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，代正月晦日，備三令節數。 ”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，公為四門博士，其云“ 肇置三令節 ”，蓋謂德宗朝始置耳。

↑ 或無屬字。

↑ 下或有少儀二字。

↑ 一作有序。

↑ 與與，或作愉愉，方從杭、蜀本，云：《詩》：“我黍與與。”《淮南子》：“善用兵者，陵其與與”，皆音余。今按：《論語》有此全句。

↑ 儒一或作一儒。

↑ 以或作而。

↑ 見《家語》。

↑ 見《史記》孔子學琴於師襄事。

↑ 有下或有所字。